古今名論
四

古今名喻目錄

七卷

八卷

古今名喻卷之七

宛陵野史文臺吳仕期德望甫編輯

一六經諸子

○夏虞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郛

○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道也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揚子

○太虛之寥廓萬象畢陳滄溟之渺漫衆流畢會聖

書之浩汗至理畢具 瑩蟾子

○觀百物斯足以知化物之神聚羣言斯足以識聖言之大 墨子

○注清聽於九韶者巴人之聲不能悅其耳享大牢於方丈者荼蓼之味不能甘其口 抱朴子

○六經奚從而病無聖人而病六經奚從而明有聖人而明大抵有日星則有彗孛惟鴻鈞一調而彗孛不能妖有英莖則有淫哇惟玉律一正而淫哇不能亂有六經則有異說惟聖人一出而異端不能嗚嗚呼煙横泗丘苔侵魯壁漢之諸儒又皆人挾一椎鑿

家築一宮牆而聖人之六經化爲諸儒之六經矣世之君子徒知怨嬴氏之火罪諸儒之舌殊不知嬴火本不能焚經漢儒本不能病經經之病也無聖人主盟之耳是故鄒魯而有孔孟經不火矣下推漢唐而有犧文經雖火而不火也 誠齋

二有書不讀

〇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敝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

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孔子聖人也而其學不廢於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葢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義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其文章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擧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噫昔之君子何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乃有書而不

讀焉寧不爲可惜哉 蘇子

三 補緝遺書

○農夫祈寒苦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閒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閒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伊川

○陸宣公之貶也杜門集古方書而巳或曰避謗者歟或曰窮而不慍也楊子曰宣公之心利天下而巳矣其用也則醫之以奏議其不用也則醫之以方書

有用有不用者宣公之身也宣公之心亦有用不用者乎哉 誠齋

○庖丁之妙寄於牛匠氏之妙寄於斤牛非庖丁也而非牛則無以妙庖丁斤非匠氏也而非斤則無以妙匠氏 摘粹

○大匠以目中然未有離繩墨而巧者也醫以意中然未有舍方書而神者也 王氏

○善弈者不以譜而天下之弈者不可以無譜善醫者不以方而天下之醫者不可以無方

○將之覆車者相繼天下不疑兵書之難行醫之毒

人者相望天下不疑醫書之難用萬古六經反坐腐儒曲士輩而廢之耶 東萊

四 校書

○其也身處堂下眼在管中乃敢横肆譏評點竄名作報指完璧光珠豈不罪哉夫栗然之色不以指而損實者以其璧眞也淵然之光不以擇而乇圓者以其珠神也我公則神珠眞璧其也雖妄可以逃罪矣

存笥稿

五 與程伯大論文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

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纔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斯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羣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違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爲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爲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爲工哉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襍出於百家傳記之説則其立

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鬱然巉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譏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不如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朽耶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爲文而不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製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

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絶
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
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劒而肖於刀且猶不
可斵車而肖於舟不猶以爲迂且拘乎韓子之於文
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
乃悉古書奇字而馴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顚
倒短褐也邪蘇子謂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
而割之錯而紐之以爲服則綵繒之不若今先生乃
欲集羣英以爲華爲好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
窶人爲覩其隣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

貨寶財賄以爲得計矣一日徼者獲之則苶然盜也而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輯之則其氣固已苶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戞之力哉故夫蘭苕翡翠又烏覩夫掣鯨也且古之爲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爲濤舍之而爲漪瀪之而爲縠澄之而爲練激之而爲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物也獨不然乎纖者穠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𥈭於此者三年而刻葉且文猶樂也太古之

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
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將
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敎之曰苟無毛嬙西
施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
木可得而雕糞土之墻可得而杇矣無鹽天下之極
惡也被珠璣曳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
皆瞽也則可奈之何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覩
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常論其猶玄耶太玄擬易
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玄也者出於智慮之
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合艱難之態先儒固已譏其

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玄吾恐其不堪爲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嘗論詩序言詩之用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視古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怪之過也先生卒教之曰其觀吾文也還以一言庶有以知君子之是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匪返之則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爲過之矣而烏知其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卒以惡始欲其雄也

而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古矣則亦難乎揆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欲挽先生於迷途則願悉吐出其中之蘊取韓孟文日夜誦之覺巳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一吐其辭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之日常多加以怠惰不力然於作者之風致竊有見焉故敢畧陳其說其然之耶其不然之耶迷悟之機判於此矣幸毋忽 朱夏氏

六 與朱舉人論文

○迂叟平生於舉業本無解處近來時格予所未喻但謂文以氣爲主之一言卽孔子所謂辭達孟子所

謂說大人則藐之之遺意舉世狎爲腐爛常談不知其實乃不易之至論也比來從事舉業者往往似乎本之則無而刻意悉力搜剔洗錬務欲眩巧逞奇不知却已耗意卒亦未嘗奇也是故所欲忠告於子者更少進焉恬虛以澄其神靜專以一其志精覈以致其思廣覽以博其趣範古以弘其體宛轉以暢其勢峻潔以莊其詞洸者以確其語時時遊息以遠其生凡皆所以充吾氣也而又勿雜於異物勿奪於左見勿惕於得喪有承蜩之專有貫虱之巧有解牛之神於是胷中文思混浩流動勃勃欲吐角藝之場鼓勇

操觚而進無有司於其上無羣士于其旁無呵嘷叱咤於左右矢口肆筆滚滚百千萬言似不經意而體製章法句法自然動中矩矱其間鋒鍔光芒望之可畏究之不可測隱然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灘瀨龍門時時激發奇壯極天下之偉觀渾雅寓夫精良險巖忽若夷坦如大行九折之坂造父飛轡越之猶行空然又如公輸子聖於巧而自不屑爲雕蟲末技也斯稱能言已乎具眼主司得之必將擊節歎賞夫洞心駭目之觀也已然上之儘有可論于如更端大叩迂叟雖病強當扶憊攝衣更僕授几一一爲子陳之

許雲邨

七 不朽自有眞

○語云文章乃不朽盛事噫文章豈眞不朽者哉不朽固自有眞也源之流本之榦一也不源之遡而以流不揣其本而以榦者非所以論文也期自丁卯應舉與叔祖廷謙廷弼二君偕從事於承芳書屋叔祖鼇潭翁示之曰子不觀夫水與卉乎蹄涔之細波非不雜然文也孰與江海洪流滔滔者之莫禦綺羅之剪綵非不炫人目也孰與萬紫千紅自然種種者之爲春知此可與論文矣期也混跡世塵雖無徵不信

然而創鉅昨非非更祈新悟以得少窺其津涯者皆翁之陶鑄所及也昔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噫宣蓋善學曾子者矣翁平居孝友豈弟與物無忤家庭中可範者眞不愧於宣之所謂豈屑屑博士業爲哉建陽其氏聞而造焉懇求時義垂之不朽伯子敬叔乃出趨庭稿若干其愛之如獲拱璧來索正於余而加諸梓猗歟翁其端本澄源者也源深則流長本固則枝茂自有眞不朽者在矣故曰文以人傳非文能傳人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則

行之遠也奚疑哉因敢僭書之簡末 承芳新義跋

八 談藝

○夫六經而下文豈勝談哉左馬之古也董賈之渾也班楊之嚴也韓柳之粹也蘇曾之暢也咸炳炳朗朗千載之所共嗟也然其文馬不襲左而班不襲楊也柳不襲韓而曾不襲蘇也何也不得不同者文之精也不得不異者文之迹也論文而至於舉業其視文旣已遠矣文而襲者舛也況拾世俗之陳言庸語而掇以成文又舛之舛者也今夫人性之有文也不猶天之雲霞地之草木哉雲霞之麗於天也是日月

生焉者也非以昔日之斷雲殘霞而布之今日也草木之麗於地也是歲歲生焉者也非以今歲之朽葉枯株而布之來歲也人性之有文也者時時生焉者也非以他人之陳言庸語而借之於我也是故古之言文者得之心而發之文也其理之瑩也如金之精如玉之粹而天下之人莫之敢損益也其詞之溢也如長江如大河魚龍黿鼉縱橫出沒而不可掩也其清通也如月之秋如江之澄如潭之寒而千里一碧泠然內徹也其古雅也如太羹如玄酒如周之彛如商之鼎令人覩之而徘徊太息棲神千載之上也其

明達也如青天如白日而有目者之所共覩也其飄逸也如佩玉鳴琚乘風御空可望而不可即也其鏗鏘也如金石相宣絲竹並奏而聽之者靡靡忘倦也其艶麗也如芙蓉秋水之上而不色充爍不假雕飾也其嚴正也如達官貴人端冕而立乎朝廷之上見之者悚然動容也其雄渾也如鉅鹿之戰以一當百而人人戢伏不敢仰視也斯文之極也以之闡經則道德性命之精章矣以之論史則治亂興衰之繇達矣以之辨事則得失安危之機判矣辟之天之雲霞地之草木無所假焉者也左馬諸子之所不能易也

尚何以陳言庸語爲哉文賦云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諸生其舍爾糟粕茂爾精華吾將悚而覽焉 宗孚相

九

文在養氣

○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故三代盛時非徒王公大人之能文雖匹夫賤隷婦人女子發言吐辭有世之老師宿儒刻齒不能到者書而爲誥誓詩而爲雅頌自今觀之有如太虛廖廓萬象畢陳巨溟渺漫衆流畢會豈不全且盡哉七篇之文包羅天地轇輵上下自今觀之有如雲掃長

空晷無微翳凝空明鏡絶無纖瑕豈不純且粹哉後世之文所以不孟氏如者非文之靡人不軻也 文瞻

○士君子之衛道在氣而不在言其氣高則其言亦高其氣卑則其文亦卑譬如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大木捍之排以巨峻迫以高麓而後怒號哮吼聲震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愈暴故小遏之則小鳴大遏之則大鳴孟軻之氣抑之而愈壯也 蘇子

○爲文必在養氣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騖乎外

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爲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大道煙微文氣月削騖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鷙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蠛蠓生死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 朱景濂

文不期工

○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

問字於楊雄如刻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飈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鼃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

至矣㵒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而不可得也張文潛

士 舉業㸃雉

○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不得大行於天下葢士之始相見也

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爾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以倖進是僞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舉業之時惟欲釣聲名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

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 陽明子

十二 空文應世

○士之論政也猶農之論耕也主人而田者則必取其善論耕者問焉耕者以其言言之主人以其言信之遽厚其直而畀之以田然求其所謂耜畚之類則芒然無具也其主有不厭而去之者乎士之執空文以應世也何以異於是故余懼諸生之以空文而見

厭於世也方孝孺

十三 閉門操舟

○世有閉戶而學操舟之術者何以舵何以帆何以棹何以艣何以航何以引笪乃罔不講而預也及夫出而試諸山溪之濫大者風水奪其能次者灘㶕汩其智其不覆者幾希何也風水之險必熟其幾者然後能審而應之虛講以臆度不足以擅其工矣夫山溪且爾而況江河之澎湖洋海之渺茫乎彼徒泛講而無實歷者何以異此王廷相

十四 士與農賈異

○夫仕宦之道與農賈異夫農春舍於郊秋荷擔而入以囷倉爲務者也賈子逐利於萬里之外賈巴蜀則以錦歸賈荆楊則以金歸以篋笥爲務者也儒者辭親而起家齋躬而事主囷倉倒不爲羞篋笥空不爲屈以修身爲務者也存笥稿

十五 士貴務實

○建厦屋者務其大而不務其實則大不盈丈而宇頽之矣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則高不隱仞而基傾之矣子華子

十六 言不可恃

〇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爛澌盡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鳥獸草木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亦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夫言之不可恃葢如此今之士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

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 歐陽子

七 醉夢習俗

○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於酒寐者之酣於夢也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習俗之醉夢人非獨一樣富貴也凡詩文之必於工科名之必於得皆是也須特地猛省作急回頭始得不然醉夢了此一生矣 峯子

大 學貴立志

○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身死志不立

則氣昏是以君子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淸明一有私欲卽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 陽明子

十九 學貴自信

○昔有十家之隣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其贏餘以贍朝夕者隣家之農勸之曰爾朝夕轉糴勞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

而其室人老幼亦交徧歸讁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爲饔暮不糴則無以爲飧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而糴竟貧餒終身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寧能免於非讁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 陽明子

○好遊者以爲九州之內四海之外其山川人物非復其鄉里所有之山川人物也竭其家以爲糧以求博觀於天下二三年而貧也而倦也悔而歸則其鄉里之山川人物卽九州四海之山川人物也噫安得

遊而悔者與之共學耶 誠齋

二十 學貴精專

○山抱玉而草木潤焉川貯珠而岸不枯焉口納滋味而百節肥焉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峻岑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谷不知地之厚不游六藝不知智之源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纒典索不可以一讀能也故爲山者基於一簣之土以成千丈之峭鑿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仞之深懸巖滴溜終能穴石規車牽索卒至斷軸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穴者積漸之所成也

耳形完而聽不聞者聾也目形全而視不見者盲也人性美而不鑒道者不學也 劉子

○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當弈之思有吹笙過者乍而聽之則弈敗矣隸首天下之善筭也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奕秋之弈隸首之筭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笙鴻而弈敗筭撓者是心不專一遊情外務也夫蟬之難取而黏之如掇卷耳易採而不盈傾筐專與不專也是故學者必精勤專心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雖入於耳而不諦於心譬若聾者之歌效人爲

之無以自樂雖出於口則越散矣劉子

○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揚子

廿一 心無兩用

○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

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肯子

〇專精純誠者合百爲於一致外騖進退者散智慮於多端故視亭摶鼠者歌必不成而蚊寅挫睛者射必不善吁人之一心烏可二用也龍川子

〇左手畫規則右手不能畫矩右耳辨宮則左耳不能辨商察秋毫之末者不聞雷霆之迅調絲竹之音者不見泰山之形故養由基之於射造父之於車伯樂之於馬庖丁之於牛而秋之於弈僚之於丸盧之於藥終身擧無外慕焉何者心無兩用而業有所精也耕野子

○羿善射也而慕御則射弗若之矣伯牙善琴也而學竽則琴弗若之矣何者事不可以兩能能不可以兩精也妙明子

○天下未有無害之利也天下而有無害之利則誰不能計之者利於一必害於一越人坐於舟而行之以手燕人見而悅之歸而以手行於塗未有不匍匐顚仆而可笑者燕人而爲越人固害也越人而不爲越人豈不害哉誠齋

○人有野於宅而盜於防者其始峻其墻而正出於一門又從而衛之以兵非以制其出者也以制其入

者也夫是以盜不敢過未幾而懼夫樵牧者出入之艱也則鑿其東而門焉又鑿其西而門焉門多且徑而不能皆衛也則至於有門而不扃焉門多且徑則盜從其徑者而入之矣有門不扃則羣盜掉臂而入哉楊廷秀

卌三 積學遠到

○人必食熊掌而後知天下之無味士必至大學而後知天下之無學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羣焉華夷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

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神而莫究其緒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究其説析蠶絲擢牛毛而莫究其奥純一子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托者用心躁也荀子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老氏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針子

○合錙銖則可以齊重於山陵聚一二則可以致數於億兆抱朴子

○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得爲良駿人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得爲君子

○孟子問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孶孶焉

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則堯舜我矣文武我矣惡有不至者乎

○顏子曰堯舜文武備道之人也六經典謨畜道之林也能範其人居其林而道即我矣我即道矣

○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睎之則是曰昔顏常睎夫子矣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揚子

廿三 得意忘言

〇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莊子

〇先王之迹先王之芻狗也芻狗可廢也亦不可廢也聖人而廢陳迹以爲學則堯舜何必祖述文武何必憲章六經之言古人之糟粕也糟粕可棄也亦不可棄也聖人而棄前言則詩書何必删定遺編何必三絶惟聖人學以迹達不以迹學於迹之所傳而達於迹之所不傳學以言達不以言學於言之所載而達於言之所不載 文錄

○夫拘學不假於繩尺之外淺見不及於衣帶之下習而不思由而不察由弓人之不能矢冶人之不能匠也故拘學不可以論廣淺見不可以指遠何也心不知其意而徒以迹固之也故以其迹則雖有若之同不得爲孔子以其心則雖魯人之異可以學柳下惠故車人不量車履人不視足通其意也故莊生視解牛而知養生張旭視舞劒而知草書夫解牛與養生相懸也舞劒與草書至遠也然視之者一伎焉意誠通則迹不足以蔽之也夫一者萬之所從出也故言一而不及萬爲有餘言萬而不及一爲不足聖人

之心一而已故無不足 陳末嘉

○丹青之巧摹寫物之形聖言之妙貫穿物之理因丹青之形而求其本眞因聖言之妙而求其所以是謂象內求心非聖安能至此 薛子

○撞鈞石之鍾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樂也而悲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轡搖而行歌促絃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主於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感赭蒼互色東西貿區而昧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遊者歟 子華子

○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言食者不可以爲飽人欲其醉與飽也則盡飲食之而已 陽明子

○人有生而不能飲酒者問酒之何味其能飲酒者不過告之以酒之美而已若酒之所以美者雖能飲酒者亦不能自言也非吝於告也極天下之善言酒者止於此也就使能言而不止於此亦不能使不飲者之知味何則吾以其言言酒而彼以其聽聽酒而言與聽率非酒也 誠齋

○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 東坡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爲妙棋以不著爲高鶴林

○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程子

○善閉者無關楗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老子

○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杜子

○大道無形視之不見未嘗不見大道無聲聽之不

聞未嘗不聞所謂可見可聞非耳目所及也心見意
聞而已喻之浩風入山撼木入水揚波豈得謂之無
觀之不見搏之不得豈得謂之有 瑩蟾子

○走之愈數而跡之愈多言之愈數而道之愈遠不
若處隱而息跡忘言而體道也 妙明子

○昔者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歲餘與叔敖無辨
或問之曰今人終身學孔孟何百不一如優孟答曰
心學滑稽易口耳學聖賢難 樵談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
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

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玉露

〇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具存於家而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藝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而日便之遺亡散失以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陽明子

喻 以物觀物

○夫所謂觀物者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觀之以理也鑒也者不隱萬物之形水也者能平萬物之形心也者能一萬物之情所以然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以物觀物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 邵子

○曾氏之樂不在浴沂風詠顔氏之樂不在陋巷簞瓢程氏之樂不在吟風弄月傍花隨柳

○穠稗䖵甓其中卽道天下見穠稗䖵甓而不見道聖人於穠稗䖵甓而見道冊車器械其中卽禮天下

見舟車器械而不見禮聖人於舟車器械而見禮

○妙必假物而物非生妙巧必因器而器非成巧是以羿無弧矢不能中微其中微者非弧矢也倕無斧斤不能善斲其善斲者非斧斤也

廿五 周子愛蓮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夭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淸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

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濂溪子

廿六養魚記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脩竹環繞蔭映未甞植物因洿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鍤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若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予偃息其上潜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魚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

水不能廣其容葢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嚚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羣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歐陽永叔

廿七 盆魚說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猫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竟日嘻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汚池魚尾不盈尺不中

取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魚之於是時其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鉤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猶欲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爾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爾之命生爾誠吾心爾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 伊川子

廿八 湖山賦

○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間境與心融時與意會悠然而適泰然而安物我于時乎兩忘死生惡得

而相干富貴非樂湖山爲樂湖山非樂孰若自得者之無愧怍掇百氏之藩籬啓六經之關鍵於焉優游於焉收斂靈臺洞虛一塵不染浮華盡剥眞實乃見鼓瑟鳴琴一回一點氣藴春風之和心遊太古之面其自得之樂無涯也客有擊節而歌曰屈伸榮辱自去來外物於我何有哉爭如一笑解其縛脱屣人間有眞樂噫斯人也天隨子之徒歟振衣千仞濯足萬里流微斯人誰與儔 白沙子

廿九 吾心眞樂

○人之一心自有天下之至樂與生俱生初未嘗倚

於富貴利達之中人有反身而誠則仰不愧俯不怍
無入而不自得焉齊貴賤於夢蝶等榮辱於蝸角寄
一身於富貴榮辱之場一逆旅也起一心于富貴榮
辱之外一虛舟也外物於我何有哉噫顏子之樂其
真樂者乎夫一簞食非有膏粱之味也一瓢飲非有
甘旨之味也在陋巷非有華屋之居也猶不改其樂
其諸烈火中真金歟疾風中勁草歟霜雪交下而松
柏獨有和氣歟 揚子

三十 山水觀我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者即生物不暢茂其合轃廻

環者則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則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鼈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寛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嘻觀山水者可以觀我矣

三一 書法動靜

○予書法每於動中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勿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定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

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 白沙子

三五友亭

○余居沅州之憲署以地極僻遠罕得名公卿碩士相接恒懼有過不自知知而不能改或流於小人之歸也因取凡古聖賢書列之後堂公退則俯而觀仰而思往復熟誦以求其義或言行有未當則質之書以去其非而趨於是視書蓋若嚴師而不敢慢焉堂下有方池池側有竹梅蘭菊四種池中有荷蓮數百本合爲五物列植上下更秀迭茂予每讀書覺倦則步廣庭臨清池顧諸花木而樂之既而自謂曰古之

君子未有不資師友以成其德者今余亦旣取古聖賢書以爲師矣獨未得夫良友以自輔焉念彼五物者皆稟天地之氣以生乃植物之君子也苟取其德以自輔豈非僻遠中之一助歟故予之心或曲而未直塞而未通也則友竹之勁直中虛以端其曲而開其塞焉余之德或雜而未純同而諧俗也則友梅之淸白絶俗以滌其垢而厲其介焉以至友荷蓮之中立以端余志友蘭菊之芬芳以潔余行是皆五物之有益於余者也若夫友竹之操可以閱歲寒友梅之味可以調渴實友荷蓮之娟秀不妖可以發文藻友

蘭菊之風致高閒可以安雅澹又皆五物之有益於余者焉或者疑曰人之取友頼其忠告之益耳彼五物雖有是美而寔則無知子或有以取安能有以厲于乎余曰不然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山水亦豈有知而能厲于人乎哉特取其動靜之性黙有契于仁智耳余與此五物者儼然相對因彼識此方將去喋喋多言之煩希心領神會之妙兼取博采其德約而總之於心以輔余之不及又豈待發於聲見於詞而后喻耶疑者乃解而求與五物者亭因拱揖結爲良友而求正於書又爲五詩以固其交云 文清

三三 蘧菴解

○蘧菴主人通籍禁廬僑居京第隙地晨掃重扉晝閉客有過門者叩門而問曰此非楊子之居乎童子對曰是也導客而入若引若曳複院繚垣巍堂巨欐客乃縮足脫屨探懷出刺將脩容以爲禮且歷階而就次童子曰未也再導而前委蛇隱翳突霤中啓懸櫳外薇客乃彷彿指擬逡巡睥睨耳側聽而無聞步將舒而復踧童子曰未也盡歷紆曲豁達蒙𡋯仄徑旁通層軒倒綴棐几庭設牙籤駕度主人方兀坐書堆凝神注思聆謦欬而偪起具冠裳而出俟客乃揖

而請曰子何居之邃也主人曰從善寔難從惡則易地有所宜擇俗有所宜辟吾將寄遠心於車馬託大隱於城市屏物誘於紛華去塵襟於板楔胡深造以獨得匪超擧而長逝客曰如斯而已乎主人曰六籍絲棼諸家鼎沸衆難交錯羣疑積滯吾將辯亥豕於偏旁註蟲魚於疏記思纏析而毫分厖窮搜而絶繼豈塊處而無營亦嬰心於有事客曰如斯而已乎主人曰理窟淵微天機奥秘尼叟之所罕言庖犧之不盡意吾將高仰堅鑽深鉤遠致求四情於未發之時探五性於有生之際探粗而益極其精擧大而不遺

其細尋墜緒於虞唐泝長源於洙泗窺數仞之宮墻涉千尋之涯涘會萬變以同歸或殊途而一揆顧茲菴之攸寄若百工之在肆彼居安以資深亦引伸而觸類者也客起再拜領邃之義識道理之鄉方得工夫之次第若馳康莊請執君轡若游大川請鼓君枻隨君所之無盡無厭鉅卷長辭高楣大字睎唐學解擬漢賓戲匪菴則名敢告同志 西涯李氏

三五 藻軒

○青華主人建閣南輿高居江滸構材爲亭甃石爲沼層瀾碧皺衆卉雲繞擷芳漱潔名之曰藻客有過

若難之曰萬彙蘂茁羣植並分鉅者爲梗櫟秀者爲
篁筠堅者爲檜栢芬者爲蘭蓀山苞水葩莫可具陳
彼藻之細何足以云主人曰君子設佩聖人取物匪
名則嘉惟義斯擇品不必富類不必僻泥形爲迂執
象爲惑子坐聽我言藻之德夫藻者氣孕天秀根含
地靈内秉柔質外敷素英不離而華匪馞其馨順時
生者爲孫命與物爲徒者爲和光寧貟潔以自濯亦
何心於行藏客曰可得聞邪主人曰窮海之裔荒溪
之涯舟檝之所不至人跡之所不加以汗漫爲方以
波濤爲家惟涵跡於草莽寧委情於泥沙客曰微哉

善藏其用予旣出矣請言乎動主人曰或戴衣襟或登筐篚滌以甘泉薦以方筥陋末跡於蒻莞耻遺瑕於葑菲繪形則與火齊明比德則與鑒爲執功雖著而不知其勞用非儉而莫闕其美客曰韙哉君子之斐主人曰噫物貴寔用禮戒彌文弗玩其華而采其根楚佩江蘺周歌澗蘩桃李薇蕨惟葛與蘋匏瓜行葦列國所陳繁藻之德於吾則均朝爾吾居夕吾爾羣匪藻吾軒亦藻吾身下雪民隱上華國勳惟夙夜是存以無負於吾軒客起再拜斂容棘吻君門巍巍瞭者莫瞬君行濯濯瑕莫可掃包荒納污辭我不擯

鄙人何知敢謝不敏主人不答莞爾而哂

三五 拙齋賦 西涯子

○夫聖賢之道大公而至正無巧亦無拙也自王化陵夷民俗滋僞乃以君子之循理安分者爲拙小人之機變倖得者爲巧是故君子視圭笏爲柴柵而巧於干進者以爲拙視名譽爲韁鎖而巧於取名者以爲拙視金玉爲沙礫而巧於冐利者以爲拙當舍生取義則視死如歸而巧於偷生者以爲拙是果眞拙者哉吾聞之拙於人者巧於天拙於今者巧於古曾參之魯顏氏之愚孟子之不遇似拙矣而巧於爲聖

人之徒儀秦之辨鞅斯之智若巧矣而拙於謀其身噫安得天下之人皆舍巧而趨拙哉一峯子

古今名喻卷之七

古今名喻卷之八

宛陵野史文臺吳仕期德望甫編輯

一　稻粱酖毒

○曰子知稻粱之足以飫乎曰知之曰子知夫酖毒之足以斃乎曰知之曰子知稻粱之美也則必食之乎曰然曰子知酖毒之害也則必避之乎曰然曰若是則可謂能致其知矣曰子亦知夫仁義之爲稻粱利欲之爲酖毒矣乎曰知之曰子之於仁義能如稻粱而時食之乎曰好焉而未能恒也曰子之於利欲能如酖毒望而避之乎曰惡焉而未能去也曰若是

則未能致其知矣夫知稻粱而朝夕食之者是自厚其生者也知酖毒而不之避又從而食之者是自蹙其生者也子其擇之而已 東郭

二 布衣粟食

○布可以溫故人取之以加其身粟可以飽故人取之以實其腹今有人焉布而不衣粟而不食則雖積布粟如丘山亦不免於凍餒而已矣夫布與粟如丘山而不免於凍餒者非富之罪也富而不用富之罪也然則人之有道而不用者何異哉 純一子

三 厚積薄發

○盍嘗觀于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五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于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

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旣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爲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去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東坡

四 情因見遷

○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其遠茫茫振優而升蒼

蒼愈高鼓棹而往茫茫愈遠然後知向之所覩未盡也 筭山子

○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過尋丈人則狎而玩之及至登太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震恐掉慄眩惑而自失何者所觀變於前則所守易於內也

○不窺瓊林之庫孰知扁舟之老叟未爲富不遊上林之苑誰知金谷之花竹未爲繁

○至至焉見次焉平地而觀天以爲山之端卽天也至乎山之端而後見有山而無天聞京邑之麗者謂

與里之市無異也至京邑而後見其異耳 俱文贍

五 眇不識日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鍾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鍾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

意之皆求道之過也東坡

○六人自不察

身與道一也一而二者不察之過也二而一者察之功也匹夫有璧而藏於家既久而偶忘之不勝其困而假丐於鄰自以爲天下之至貧也人亦不知其富也忽憶其璧出而鬻之一朝而獲千金夫千金非自外至也匹夫之所自有也有千金而困於貧旣貧而富則察與不察也當其不察璧亦不亡及其既察璧固在也道也者吾身之璧也學者有璧而弗察弗察而亡者也誠齋

七 水流至海

○夫所謂繼之者善也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濁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巳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淸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淸用力緩怠則遲淸及其淸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明道子

○萬物各受此理如衆水各受此日光但物之淸者受此理則理益明物之昏者受此理則理亦昏昏非理昏也由物之昏蔽之也如水之淸者受此日光則光

亦明水之濁者受此日光則光亦暗暗非光暗也水之濁以淆之也以是觀之則性本善而無惡可知其惡者皆氣質之拘也 文清公

八 談虎色變

○眞知與常知異嘗見一田夫曽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傷人莫不知之然未嘗眞知眞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眞知若眞知決不爲矣 明道

九 騎驢覓驢

○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

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塲閒說話矣 晦菴

十 人貴眞知

○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蘗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異氏不能以說惑之矣 程子

○夫鼎鑊陷穽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乎是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眞知故也使其眞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穽則人孰肯有爲不善者耶 楊龜山

○臧紇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長卿自以爲相如楊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噫千百世而下孰有許之者乎夫數子不自知而人知之人知數子而又不自知可慨也已明堂寢室匠梓之能爲也而自處反無廬乘馬玉輅輪輿之能爲也而自出反無車何者工於理人而拙於自理也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何者知人則易而知已則難也是故自知者莫先於知人而知人者莫貴於自知 延陵子

十二 厲人自知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己是自知其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莊子

十二 太虛同體

○此心廓然與太虛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乎凡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値卽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嘗廓然其無碍也陽明子

○聖人之心本備萬物而無一物夫惟無物乃能見物金納於火火百煉而金自若月印於水水百折而

月自若聖人之靜非不與物接者爲可貴而其交物而不蔽於物者斯爲可貴也是故心一也聖人所以異乎人者靜不靜之間耳瞰流而轉見人若非人席地而舞見室若非室聲一也躁動者不聞而安居者聞之非耳目之變也亦靜不靜之間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盖天下之理固有聽耳而聽者無聞而反耳之聽者徐以神聽則唯然之中有雷霆𢧵目而視者無覩而反目之視者徐以神視則介然之中有嵩華大抵逐於物者蔽於物而虛其中者斯足以燭物也陳子

十三 羅浮蔀屋

○暘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蔀屋之下者亭午不知也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浮之岡引眄於扶木之區赤光在海底皦如晝日仰見羣星不知其爲夜半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明況人易於蔽者乎知其蔽而去之羅浮之於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蔀屋之於亭午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爾 白沙子

十四 主心常存

○一日子而亥一歲春而冬一生少而老操存此心

如過獨木橋如御逸馬如俯懸崖如見大賓而對上帝使主心常存客氣聽命則病根自除而病証不形方爲第一流也若徒制其外而不從事於内譬操萬斛之舟於長江大河遇狂飈巨浪舍柁而惟蒿櫓是仗焉吾見其危矣 一峯子

○於其善心之萌也若食者之求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氷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于其不善之萌也若鴆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蛇之横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横侵而思所以勝之也 陽明子

十五 握之有要

○一圍之木而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闔闢之機豈其材足以勝任哉所握要也

○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木發千鈞之弩者由一寸之機 譚子

○舉綱以綱衆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皆整 桓子

○道有樞言有會柂移則舟轉輪運則車行 呂子

○閉門造車出門合軌

○剖石者乘其隙開鑰者透其簧 彙録

○塞水不塞其源者終必復流伐木不伐其本者終

必復生

○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材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蘇子

○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矣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說苑

○大陽當空羣陰盡伏一薇旣徹羣疑皆亍 陸子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若 薛文清

十六 心統五官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曰人君端拱淸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陽明子

十七 病瘧不發

○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是何等氣像曰

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畧無纖毫染著曰偏倚是有所染著如著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著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著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旣未嘗無卽謂之有旣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大規矩尺度

○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

十九 生意不窮

○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 陽明子

卄 大鵬圖南

○人生精神命脉元是俱足但入聞仁義出見紛華東奔西騖疲精竭神而兩無所就譬如兩頭蛇未得須臾寧靜而畢竟不能千里須是專心致志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若大鵬之圖南息以六月而扶搖萬里其孰能禦之 東郭子

廿一 景星喬嶽

○問邑之貴則數高位以對問邑之富則數積財以對問邑之人物則數修德厲行濟世範俗以對而貴富弗齒或以病焉故肆志一時者爲軒鶴爲牢豕尚友千古者爲景星爲喬嶽 東郭

廿二 心脉心數

○敎器之善察脉嘗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大賢也羅鶴林曰小心翼翼細也遜志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個大筭數書曰惠廸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穧降之百殃傳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筭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筭乎 鶴林玉露

廿二隨病立方

○見人生厭心無人生快活心總是心隨境轉不是境隨心轉也事上磨礱此是格物譬之服藥此是正方如生近日盡去多務又是隨病立方譬之飲食隨物可以養生若身有疾便素食亦是養生若傷食便減食亦是養生故精神如常卽應酬是格物精神當養卽小事是格物 念菴子

廿三 賣珠買櫝

○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椒桂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買櫝矣非可謂善鬻珠也 韓非子

廿四 學步邯鄲

○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 班氏傳

廿五 正路與斜徑不同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徑坦途無不之也斜徑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適斜徑者

苦荆棘 鹿門子

廿六自然奇怪

○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於先之也廼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爲嶽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於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又曰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廼

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蔑爭爲虛張以相高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病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卨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

花怪松圖讚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余怪松圖披之甚駭人目根盤于巖穴之內輪囷偏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礧磈然蹙縮然榦不暇枝枝不暇葉有若龍挐虎跛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奇怪之如是乎余曰草木之生安有怪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

不爲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况松柏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內雖正性不辱而力與石鬬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坌憤激訐然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爭謂之怪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之盛者蚤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蒸沉酣日進其道摧擠勢奪卒不勝其阨噫呼呶拏發越赳訢然後大竒出於文彩天下指之爲怪民嗚呼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眞人病而後竒不竒不能駭於俗非妬不幸而終幸者耶道人曰然爲我讃之讃曰

松生陰隘巖獄穴械病乎不快卒以爲怪擁腫支離

神羞鬼疑道人咨嗟筆傳其竒或怪於形或奇于辭吾爲怪魁是以讃之 陸龜蒙

廿六蠹魚篇

○蠹書魚曰吾常游於文字閒文字有所殘缺者人則曰吾蠹之故目予曰蠹書魚夫書吾豈蠹之耶昔者孔子修春秋帝王之道取三代之政述而爲經則謂之書其文要而簡其道正而一所以扶世而佑民亦萬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後世人有悖之者則其書息其書息則聖人之道隳壞也斯得不謂之蠹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

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又楊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老之教行而堯舜之道潛斯則易其九師之蠹乎春秋其三傳之蠹乎詩其齊韓毛鄭之蠹乎禮其大戴小戴之蠹乎孔子道其楊墨之蠹乎堯舜道其佛老之蠹乎魏以降迄于今又有聲律對偶之言雕鏤文理刓刻經典浮華詞宗巧僞相衒劘削聖人之道離析六經之旨聖人之道日以刻薄而不脩六經之旨日以解散而不合斯文其蠹也書之蠹有自來矣而謂予曰蠹書魚予敢辭 楊大年

廿九 蠹化篇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蝤蠐而青翳葉柳齧飢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棖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世明日復往則蛻爲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襜黑韝蒼分朱間黃腹填而橢綏纖且長久醉方悟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排其可愛也須臾犯蟹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今攀枯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默其聲類有德也不朋而遊類潔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

爲橘之蠹後不見䗁蝥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遇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爲大蝥網而膠之乎覩吾之蠹化者可以惕之　陸龜蒙

三十投壺篇

○傳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無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爲之節因以合朋友之和飾賓

主之權且寓其教焉夫投壺細事游戲之類而聖人
取之以爲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
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爲其心平體
正端壹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葢投壺亦猶是矣夫審
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思則疎惰慢則失
義方象焉左右前郤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
成功盡棄誠愼闕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
可以爲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
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爲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
爲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修刑政主教

化垂典謨凡所施爲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中正而已然難得而制者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傾移無所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故聖人廣爲之術以救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荷矢之際性無粗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歟兢兢業業愼終如始豈非爲國之道歟君子之爲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旣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爲之也俯身伸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媿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

言之聖人取以爲禮宜矣彼博弈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爲之猶賢乎已况投壺者又可鄙畧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可彷彿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儁難得者爲右是亦投瓊探鬮之類爾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爲右偶中者爲下使夫用機儌倖者無所措手焉　司馬君實

三二欞星門記

○此聖人之門也上帝命之聖人立之天下古今之

人由之以太極爲棟樑以陰陽爲闔闢以五行爲往來以六合爲垣宇以誠爲根以敬爲鑰以禮爲閫以勇爲衛以知爲先容入此門也然後爲大成其行天下之大道其立天下之正位其居天下之廣居升其堂其廣無外入其室其密無內天下之高年皆吾家之老也天下之孤弱皆吾家之幼也天下之顚連無告者皆吾家之兄若弟也天下之昆蟲草木動植百物皆吾家之黨與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法載之六經者皆吾家之所以爲教也其教之成也根於心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而達于吾

家父安其慈子安其孝君安其仁臣安其敬長幼安其敍朋友安其信男安于外女安于內士安于學農安于耕商賈安于懋遷行旅安于役天地萬物無不各安其所此吾家之教化也庭草壇杏紅翠交映天鳶淵魚飛躍上下光風霽月灑落無邊此吾家之景象也趙孟之貴韓魏之富視之如浮雲然至吾家者必得其門而入顏子入之而歎其高堅曾子入之而美其富潤子思孟子入之而極其高明廣大故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其所見者大也自是以來漢儒以訓詁爲門魏晉齊梁以老佛之虛無

寂滅爲門唐儒以文詞爲門昌黎韓愈欲入其門而不以其道乃伏於光範門外識者羞之孟氏而後入其門者宋之諸子可數矣或吟弄其光霽或昂題其風月或洞闢其堂奥或塗墍其垣墉元吳草廬氏欲躡數子之蹤將杖叩門而跛躄生焉於戲得其門者或寡矣一峯子

三三重脩儒學記

○夫立之師傅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敝壞新其圬墁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脩學也而非士

之脩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墻六經以爲戶牖四子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于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外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脩焉有司之責也立矣脩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脩是師之咎士之恥也二公之脩學旣盡有司之寄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脩其學以遠于咎耶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

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墻學成而用大之可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以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脩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圮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為姦是校之為萃淵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為士者傾之有司脩之而為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 陽明子

三三釣臺亭碑

○李子遊於白鹿之洞顧山歷澗谷嶺合杳石灘茂林適抄秋之交風行瑟瑟颯颯回視五老峯垂在几榻於是灑然而樂也曰嘉哉山矣乃與諸生泝澗搴

蘿履石而上剔蘚考刻步自院門西百步有石突如危如仰而睇之劃曰釣臺俯之渟泓魚躍諸生曰此徃者釣魚處也李子曰吁佳哉乃命卽其上亭焉亭成李子遊于其上諸生從李子俯仰良久喟然嘆曰夫子今乃知釣可以喻學也諸生曰夫釣與學同乎李子曰夫釣者飭竿絲綴芳餌兀坐磐石之上凝精歛志沾沾而聽瞭瞭而視期取必獲蓋饑需之餔而渴俟之酤也乃竟日而不得一魚神荒氣沮投竿踽踽而歸路詠溪歌天日向暮諸生以爲苦邪樂邪衆皆蹙額弗懌曰苦矣李子曰假令以四海爲壑明月

爲鉤以虹霓爲絲以崑崙爲盤石凌雲駕鴻超出天
地倒視日月釣無不獲朝臨巨鼇暮饌脩鯨則汝願
之乎衆皆掀眉而喜曰願哉然無能焉李子曰夫釣
以魚學以道故据盤石兀坐竟日期取而必獲者計
功者也假天地以爲釣垂涎于不可必得者鶩遠者
也計功者泥鶩遠者虛夫泥與虛不可以得魚而况
于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爲竿以彝倫爲絲以六藝
爲餌以廣居正位爲盤石以道德爲淵以堯舜禹湯
周孔相傳心法爲魚日涵而月泳之至而後取不躐
其等不計不必積久而通小大必獲夫然後道可致

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遊天地矣夫然後以盤石爲崑崙丈絲爲霓寸鉤爲月溪壑爲四海鰋鮎爲鼇鯨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故曰釣可以喻學諸生乃斂色平心再拜而謝曰聞教矣書于石爲記 李夢陽

三四 養素齋記

○金華俞君大有敦愿而有禮好古而能文文聲動縉紳間雅不喜自耀深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題曰養素凡其所爲文亦以養素加之其言曰世道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檯刻桷丹漆黝堊文窻綺疏錦幃繡幄者居室之華也于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

茅簷繩樞而甕牖匡牀蓆門僅容俯仰以養吾素而
已狐袖豹襦烹肥膾腴青紅奪目甘朊淪膚者服食
之侈也于我乎何與我則被褐而束韋飯糗而茹藜
粗糲淡泊僅禦饑寒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
屈膝屏氣卑聲傾欹詭仄者禮之繁也我則不能惟
知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于人不忤於物以養吾
素而已剽雋掠奇粉句飾辭彩雜章施爲祿之資者
辭文之麗也我則不爲言務達志文以適意不求世
知惟理之務以養吾素而已凡是皆素乎外者開闢
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俗

熙熙故易爲治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僞作風澆氣
薄嬰兒設機穽女婦事游譚賤胥握文供富室擅筆
朴訟獄煩滋世道交削然無位于時且弗敢議也天
之畀命旣虛且靈寂然湛然不撓不攖故能酬應萬
化洞察羣情主敬立誠與道合併以其體素也今也
聲色以汩之利欲以汚之羞愧以鉥之浮詐以塗之
闇昧錯穢敗厥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也
彼恃其華我以爲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煩
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僞存眞以全吾之
天而反道之樸庶幾乎立兩間而無一愧怍也乎同

羣偉其言高其志避席唯唯書以爲記方遜志

三五冷菴記

○陳君粹之名其退省之廬曰冷菴或問于一峰居士曰天地間一元氣而已舒而燠爲春夏歛而冷爲秋冬燠可愛冷可畏曷不爲其可愛爲其可畏者乎昔廣文先生座客無氊沽酒無錢人號曰冷官今居有高堂出有輿馬前旗旄而後旌節異乎昔之冷者矣無冷之實而盜冷之名于義何居夫子知粹之者其有說乎居士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冷者天地之義氣也人心之靈義肅之則氷欲然之則火目然乎色

耳然乎聲口然乎味四肢然乎安佚顛宜欲海焦爛名塗皆內熱之所致也于是沃以泗源之氷清以程門之雪使百慮灰冷萬境俱寂湛然氷壼皓然秋月此冷之體也暑路炎荒霜飛雪積玄厓陰壑虎伏蛇藏海冱河凝山摧岳仆見者膽慄聞者毛豎憂者喜病者愈仆者起咨怨者謳吟此冷之用也雖然無冬不成春無貞不生元安知可畏者不爲可愛乎勞尊能謙素履無咎又安知熱者不爲冷乎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此吾粹之所以爲冷也乃歌曰衆欲熾如冷斯寂矣萬民焚如冷斯濯矣百官冷大化行天下

樂矣冷菴聞曰居士知我者解我固當請書于菴壁
用顧諟𨶹命 一峯子

三六 常春園記

○外父雲巖翁與其弟與言與莊爲堂于南園曰常
春命子婿羅倫記之倫適與客過其堂焉方嚴冬也
風厲發而氣栗烈氷柱挂簷雪花如手坐良久足痳
木齒牙下上指僵袖外不得屈伸客笑曰今日之春
何在乎常宜如何也夫天地之化燠而爲春熱而爲
夏凉而爲秋寒而爲冬方其至也推之而不可拒及
其去也執之而不可留雨生於雲水生於山雲與山

不得而有也春生於天天且不得而有之而人欲有之以爲常不亦惑與倫曰是非容所知也夫春在天爲元在人爲仁仁固春之爲也邵子曰收天下春歸之肺腑是春形於身則睟面盎背形於家則父子慈孝兄弟友讓夫婦唱隨卽其人入其室如在春風中矣皐夔稷契得之爲唐虞之春伊傅周召得之爲三代之春孔子得之爲萬世之春當時弟子得之浴沂詠歸亦爲聖人之所與自是千有餘歲周子春於濂溪明道春於河南夫是春也得於天而有於我是固所以爲常也翁兄弟並白嬉怡羣從朝夕奉觴和顏

是亦所以爲常歟翁老矣翁之子孫收是春於身未用春於家用則春天下進進乎周程臯夔之域而後可以爲常也一峯子

三六竹鶴軒記

○盤谷居士有竹鶴癖所至種竹與居携鶴以遊客過之曰子何癖乎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卒亡其國子猷好竹至呼之爲君而子猷不成于晉子何癖乎居士曰凡物好之而不忘則癖仁者樂山忘其山也知者樂水忘其水也若人之見也樵者亦樂山漁者亦樂水乎目癖乎色不忘乎色也耳癖乎聲不

忘乎聲也癖乎富貴不忘乎富貴者也堯舜桀紂皆有天下也堯舜有天下而不與焉忘天下者也桀紂有天下至於亡其身堯舜忘也桀紂癖也懿公之亡桀紂之癖也鶴能亡其國乎凡物好之而不忘則癖忘則神滎河之圖伏羲忘其爲馬洛中之書神禹忘其爲龜茂叔忘於蓮伊川忘於梅陶淵明忘於菊張旭之爲書也忘其爲書而後神也好專者種菊一籬植蓮一池號於人曰吾愛菊也愛蓮也猶童子執筆而爲旭之書號於人曰吾旭也其能旭乎子猷之於竹也好之亦若是與是故天之生物也忘其生也物

之生之忘其所以爲生也今夫鶴俛而飲仰而啄招之而來放之而去忘其鶴也今夫竹貫四時而不改上雲霄而不撓虛中而直外毋矜色毋傲態忘其竹也吾以一老頹乎二物之間方其境與神會心與物冥天地吾不知其大日月吾不知其明鬼神吾不知其幽千駟萬鍾吾不知其富布褐蓬茅吾不知其貧心腹腎腸耳目口鼻吾不知其爲我也而況於二物乎吾將燒竹煮鶴而遊於無何之鄉矣吾何癖吾何癖居士閉口隱几而臥客不能難蹣躚而退居士姓某名某 一峯子

三八 碧梧丹鳳

○姑蘇夏正夫以禮部郎中遷江西憲副三載考最於天曹憲臺羣公繪碧梧丹鳳圖以象之倫曰鳳聖德也揭義而挾禮負仁而入信履文而繫武有道則見無道則隱𤕤人國之鳳也在亂若鳳在治若鳳鳳爲聖人出也是故舜時來儀文王時鳴岐山舜文之聖朝陽之梧桐也皐夔稷契高崗之鳳凰也鳳以致鳳鳳之至也宜哉自周之東朝陽之梧桐秋矣孔子鳳而聖顔子孟子鳳而賢或老於曲肱或困於陋巷或卒於游說故曰鳳鳥不至吾巳矣夫漢氏而下時

君之慕鳳于其名不于其實或以鶡雀爲鳳或以野鳥爲鸞鳳卒不可見也天下豈無鳳乎致之不以其道鳳之不至也宜哉其在下者雄欲鳳漢而棲于新室通欲鳳陳而儀於隋文君子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雞非鳳比猶知曉晦之候鳳德固若是乎大江之西羣鳳之郊藪也濂溪之周氏草廬之吳氏象山之陸氏道德而鳳者也廬陵之歐陽氏南豐之曾氏文章而鳳者也若忠宣洪氏信國文氏之流則忠義而鳳者也天理不息則人心不死鳳固聖德然不離飛鳥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同聲相應一鳳鳴而衆鳳

皆鳴梧桐在朝陽矣候其以德爲首以仁爲心以信爲負以禮爲履以武爲繫引吭振羽而一鳴焉則羣鳳隨之舜文之瑞至矣吾將洗耳而聽於卷阿也峯一

三九 君子亭記

○陽明子旣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架楹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仁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淸風時至玉聲珊然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靜

挺然獨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羣后端冕正笏而列于堂階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于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不愧于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夫子之居是亭也莊敬以直內靜虛而若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懾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不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嫌于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

噫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于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謂云爾矣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行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陽明子

觀德亭記

○君子之於射也内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者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躁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

浮歛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于射見之矣故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射也者射己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己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 陽明子

四二 萬松記

○萬松子隱居於餘姚四明之山樹萬松以自寄孤松先生過謁焉曰何哉汪子之務博矣萬松子曰吾樂焉吾以萬聲鳴鳴供吾耳以萬色蒼蒼供吾目以萬蔭森森供吾身以萬材魁魁遺吾子孫吾以觀萬物之象不可乎孤松先生居于無名之鄉撫孤松而盤桓萬松子反詰焉曰何哉吾子之務約矣孤松先生曰吾樂焉吾以一聲供吾耳以一色養吾目以一枝自蔭以一材自負吾以當太乙之數不可乎他日胥以告於赤松子而折衷焉曰嗚呼孤松而知務約

而不知一聲有萬聲成之也一色有萬色成之也一
蔭有萬葉也一材有萬枝也何約之務嗚呼萬松而
知務博而不知萬聲一聲也萬色一色也萬蔭一蔭
也萬材同根也何博之務汪氏之二子克惇克章皆
舉進士與甘泉子游叔憲以告焉甘泉子曰憲僉胡
爲乎萬一之辨也胡爲乎萬一之合也先子蓋命之
矣萬一同原也可以知學矣夫松木德之中正也五
德具焉故其好生似仁其後凋似義其條理似禮其
枝一生污下似智其脂化爲茯苓琥珀似神二子其
學諸松焉則先子爲不朽矣其爲我寓諸叔厚也萬

松子名瑚字廷美後封爲大夫然而非奉制也甘泉

第二 性善對

○秉之問於拙叟曰自昔言性者多矣至孟子而定至程子朱子而明後世言性者不能易也子亦有異聞乎曰無以異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皆性善之謂也吾又何言乎曰性吾知其善也其所以善吾不知也子其有以喻之曰子欲知爾之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

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曰性惟虛也惟靈也所謂仁義禮智者安從生曰性其猶鑒乎鑒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鑒何有焉鑒無有而能有其有者也曰性惟虛也惟靈也則惟其善者也而惡安從生曰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墜於澄淵上智是也墜於濁水凡庶是也墜於汚穢下愚是也故曰氣質異而性隨之曰朱子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天果物物而付之耶曰天地間充塞

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亦隨其所受而不同曰所謂虛靈者果性乎是心也非性也曰子以心性爲二乎心者月之䰟也性者月之光華也情者光華之發於物者也非有異也曰子之言性也與諸儒同而亦有不同焉者將非韓愈氏所謂雜佛老而言之者乎曰非也孔子曰心之神明是謂性 守溪子

四三 芸田說

○嘉靖四年六月既望予以事出吳興見有膝行泥中而以手左右去草者召而問之曰此芸田乎曰然曰吾邑之芸以鐵爲器而木柄之俯其身以盪撼于苗中未嘗若是難也曰州亦有之沙田草易除用之則宜泥田則根難拔必若是者三至焉山谿之田寒則根難死必若是者五至焉若稍弛之草侵吾苗數口之家將饑死于溝壑矣予聞而凜然人之情孰不惡勞而欲逸也以其惡死之急則奪惡勞矣以其欲生之急則奪其欲逸矣甚矣吾民厚生之難也然人知惡身之死而莫知惡心之死何也仁義之心人皆

有之存之則進于聖賢失之則入于禽獸是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者草之害吾苗也竭力以去之利欲之害吾仁也憚其難而不知去其弗思焉耳質美者易於渾化猶沙田之草易除而不留也次則泥田矣次則山谿之寒田矣芸之而弗息草未有不拔而苗未有不秀且實者也嗚呼天下之勇於芸苗者寡矣欲斯民之無饑也胡可得哉予方困于饑餧思理百畝之荒以望于有秋而草盛苗希惴惴乎無所獲也今而後知所以芸吾田矣二三子咸欲厚其生也則盍於是焉圖之先難而後獲其庶矣乎 東郭子

賀耕隱敖君壽序

○坪溪在邑南三十里有敖氏者世居之厥山崔峩厥水清洌鍾而爲人多剛介尚氣節君子以爲地之靈招之也有名文中者以豪俠自任一旦聞山泉子之風翻然悔悟忘年而請受業于門山泉子嘉其志亦盡其道以教焉逾年果有所得山泉子固辭之猶依依不忍去必期底于大成君子謂敖氏將興是故俾文中之克肖也今年九月九日尊甫耕隱君介六十之壽文中乃請曰願得夫子之言爲嚴君壽山泉子曰予惡能壽汝父哉壽汝父者是在子之身矣文

中瞿然曰敢問何謂也山泉子曰汝知汝父耕隱之說乎曰奚爲而不知也曰汝父之耕也必擇田之良者而後耕之乎曰然必播種乎曰然必有錙基而後可耕乎曰然必去稂莠螟蝨而後苗可盛乎曰然必加灌漑之力而後苗可實乎曰然必待秋成之候而後刈乎曰然曰汝旣知之眞矣是可以壽汝父矣曰意者以家君之耕也筋力勞而神氣固可以壽乎以家君之隱也名利捐而天眞完可以壽乎曰是則汝父之自壽也而非汝之壽之也汝之壽之也亦惟若汝父之耕而已矣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願夫子

嘲以告我曰居吾語汝夫聖賢者良田也仁義忠信者穀種也經書者鎡基也物欲者稂莠螟螣也存養省察者灌漑之力也美大聖神者秋成之候也吾子于此而圖之必擇夫良田毋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也必愼布其穀種毋慕荑稗之易熟蔘之也必利其鎡基毋徒待其時之至也必勇决以去其稂莠螟螣毋留戀而弗舍也必時加灌漑之力毋怠惰自安不昬作勞也必優游以俟秋成之候毋揠而助之長也由是則苗而秀秀而實穰滿家而用之弗窮矣由是貢於天庖和羹惟需也薦于郊廟黍稷惟馨也布于

蒼生天下可以無饑也吾子勉之巳之道行則父之道行巳之澤溥則父之澤溥矣巳爲聖賢則父爲聖賢之父矣其尊顯爲何如哉是則壽之大者予故曰壽汝父者是在子之身也不然予弗知之矣 張蓉

四五 壽白耕居士

○吾友胡時振乃翁先生諱其字某別號白耕有詢者曰白耕之義可得聞乎曰白也者吾之分也耕也者吾之業也安吾分修吾業如是焉爾巳是故越分以侈名其弊也僭捐業以娛時其失也荒二者皆非吾之所欲也詢者曰義或未止于茲乎曰白也者物

之質也耕也者民之本也世之上華而下質舍本根而事末流者吾見亦多矣吾深知夫華之不如質逐逐於末疇與究心於其本也乃用玆號自志焉而自服膺終身焉亦安所知其他乎竹坡戚子聞而嘉之曰善哉胡君之志也不馳心以希外不遺事以苟安不逐流以循時不競浮以邀譽不希外可以語眞不苟安可以語勤不逐流不競浮可以語實三者行之幾於道者也吾將進胡君以道乎夫道也者心也心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賦於人則謂之性其主於身則謂之心瑩乎其無疵粹乎

其無雜天下之至潔至潔者也聖人之心光明洞澈無纖毫私意汚穢夫至潔之體聖人而下瑩者未免於瑕粹者未免於雜矣是故君子有學焉所以去汚以全潔者也胡君之白非吾之所謂至潔者與胡君之耕非吾之所謂去汚以全潔者與是故天下之言白者未有不由于耕天下之能耕者未有不抵于白人有是道而不知學焉是白而不耕也人知學矣而不求成焉是耕而不白也信能芟鋤灌漑時用其力不使一物蔓滋于隱微以戕賊夫本體恒久而不已焉安知至瑩至粹之妙有不復乎夫本體復而性由

此全命由此立矣壽其可量矣乎或曰子之進胡君
於道廣矣大矣引考繇茲者何與曰奚待於是卽君
之素行固以獲遐壽矣而復大道是究又安所窮其
筭乎是故未有貞而不壽者外慕者多搖分守者寡
累未有勤而不壽者惟戶樞無蠹惟流水不腐禾有
實而不壽者華脃則易落根結則難摧復繇此而進
焉是故不動于欲則靜不撓于物則彊不放逸則存
不播揚則斂先儒不云乎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彊則
堅實精明操存則氣血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
固而不浮胡君之壽雖由今日而指使而老傳而耄

而期願無窮已也其可量矣乎今年某月某日君嘗懸弧宣大夫士各爲聲章頌贈予與時振交莫逆且辱君之知愛有素也媿不能文姑發白耕之義爲君贈 宛陵竹坡子

古今名喩卷之八